



汉代文学中的外来文明书写^{*}

石云涛

摘要:汉代社会生活中融入了越来越多的外来文明元素,这些新奇的外来文明成果引起了文士的关注。通过丝绸之路输入的动物、植物、器物、香料、珠宝、艺术,以及入华的胡人等,均在汉代诗赋中得到了描写和反映。文学作品为呈现汉代在中外交流中获得的外来文明成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对于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价值。进入文学作品的域外物品,往往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和情感因素,而外来文明的新奇物象引起文士的赞叹和吟咏,这只是外来文明浸入中国文学领域的开端。随着中外交流的开展,中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方面越来越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同时也在吸收外来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兴盛。

关键词:汉代;丝绸之路;中外交流;外来文明;文学书写

中图分类号:I2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1)03-0082-10

汉代中外交通和交流进入新时期,丝绸贸易带来了域外文明的输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其内容是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反映。汉代社会生活中融入了越来越多的外来文明元素,这些新奇的外来文明成果引起了文士们的关注。汉代文学形式主要是诗和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赋。赋在汉代有骚体赋、大赋和抒情小赋几种形式;诗则主要有文人五言诗和乐府民歌。在这些文学形式中,可以看到汉代外来文明已经成为文学作品中的新奇意象。过去少有人对此进行研究,本文拟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汉代文学中的外来动物意象

汉代域外文明传入中国中原地区,特别是东汉建都洛阳,中外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更多的域外产品输入中国。外来文明以其新奇更容

易激发文学家的写作意趣。汉代通过丝绸之路输入的动物、植物、器物等,均在汉代诗赋中得到描写和反映。但不是所有输入中国的域外物产都能够得到咏唱,文学家往往对某些特定的物产更具有独特的审美情趣,加上时代对文学有特殊的要求,进入文学作品的域外物品往往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和情感因素。

汉代输入不少域外动物,特别引起诗人注意是马与骆驼。域外良马不仅成为艺术家创作的素材,也成为诗人吟咏的对象。汉代输入中原地区的域外良马有匈奴马、乌孙马、大宛马、月氏马、果下马等,但受到青睐的只有乌孙马和大宛马。当写到域外良马输入中国时,诗人并非纯客观地议论其传入中国的事件和良马本身,而是融入了诗人的审美、思想和情感。汉武帝得到乌孙马高兴之余赋诗咏唱,他把域外良马输入中国看作是功业隆盛、四夷宾服的象征,其《西极天马歌》云:“天马徕兮从西

收稿日期:2020-12-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唐间丝绸之路历史书写和文学书写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19ZDA261)、北京外国语大学2019年一流学科建设科研项目“中古中国的外来文明”(YY19ZZA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石云涛,男,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教授、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北京中外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9),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

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威灵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1]卷24《乐书》,1178张骞出使西域至乌孙,回国时乌孙使节随之而来,并献汉朝好马数十匹。汉武帝喜欢乌孙马,称之为“天马”。及至李广利伐大宛获胜,得大宛汗血马,汉武帝觉得便优于乌孙马,故改称乌孙马为“西极马”,称大宛马为“天马”,又作《天马之歌》云:“太一贡兮天马来,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蹀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汉武帝听信方士的话,以为乘天马可以升天,故称西域好马为“天马”。他说这是贡献太一神的结果,太一之神赐下天马,只有龙才能与之匹配。黄帝乘龙升天,他欲效法之。天马入贡被汉人津津乐道,赋中称扬汉朝外来文明之盛,喜欢以天马为例:“龙雀蟠蜿,天马半汉”^[2]《东京赋》,441;“天马之号,出自西域”^[2]《七举》,543。来自北方草原和西域的马被称为“胡马”,汉代诗歌中“胡马”成为思乡意象。苏武《赠李陵》诗云:“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胡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3]卷29,405《古诗十九首》其一写游子思乡云:“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3]卷29,401胡人的骑兵和归附汉朝的骑兵被称为“胡骑”,胡马、胡骑成为汉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曹操征乌丸,陈琳《武军赋》写其军容之盛:“胡马骈足,戎车齐轨。”^[2]696骆驼也是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国家,汉朝通过战争、贸易和赠遗等方式获得周边民族和域外的骆驼,这种体态高大、形状怪异的牲畜引起汉地人的好奇,在文学作品中则成为取乐的对象。汉乐府散乐中有《俳歌辞》一首,乃倡优戏中俳伎逗笑取乐之歌辞,其中写到骆驼:“俳不言不语,呼俳喻所,俳适一起,狼率不止。生拔牛角,摩断肤耳;马无悬蹄,牛无上齿,骆驼无角,奋迅两耳。”^[4]卷56,820

在赋家的描写文字中,可以读到异域遐方的动物进入中国内地。汉代大赋以铺张扬厉的手法歌颂大汉的富强和威德,这些夸张的描写与当时文学润色宏业的时代风气相呼应。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写楚使子虚盛夸楚地物产之丰,云梦泽中有“璚璚璚”^[1]卷117《司马相如列传》,3004,在这里可以“网璚璚,钓紫贝”^[1]卷117《司马相如列传》,3031。齐国乌有先生则称齐地“俶傥瑰伟,异方殊类,珍怪鸟兽,万端鳞峯,充仞其中者,不可胜纪”^[1]卷117《司马相如列传》,3015。亡

是公则夸耀天子上林苑拥有大量的异域物产,有奇禽异兽、奇花异草和珍珠宝石:“其兽则庸旄貘羆,浓牛麀麋,赤首圆题,穷奇象犀”,“麒麟角端,驹騊橐驼。”^[1]卷117《司马相如列传》,3025司马相如《长门赋》写佳人居处:“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啸而长吟;翡翠胁翼而来萃兮,鸾凤翔而北南。”^[3]卷16,212刘向《请雨华山赋》写华山之神奇:“林旅象犀,庸游山陵。”^[2]151扬雄《羽猎赋》写道“钩赤豹,牵象犀”,“玄鸾孔雀,翡翠垂荣”^[5]卷87上《扬雄传》上,3547,3550。东汉时西域国家通过班超向汉朝进贡安息雀(鸵鸟),班超的妹妹班昭奉诏作《大雀赋》,以安息雀入贡中国歌颂大汉威德:“嘉大雀之所集,生昆仑之灵丘。同小名而大异,乃凤皇之匹畴。怀有德而归义,故翔万里而来游。集帝庭而止息,乐和气而优游。上下协而相亲,听《雅》《颂》之雍雍。自东西与南北,咸思服而来同。”^[6]卷92,1596诗歌中也有借外来物产歌颂统治者功德的。周成王时越裳献白雉,被认为是天下太平的象征。王莽利用这一传说,导演过一出越裳贡白雉的政治闹剧,借白雉入贡歌颂皇朝威德和自己的政绩。班固作《白雉诗》以颂之:“启灵篇兮披瑞图,获白雉兮效素乌。嘉祥阜兮集皇都,发皓羽兮奋翹羽。容洁朗兮于淳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长兮膺天庆。”^[7]卷40下《班彪列传》下,1373

托物言志是中国文学的传统,汉代赋家也有借异域禽鸟抒写个人怀抱的。祢衡《鹦鹉赋》是一篇优秀的托物言志之作,赋从不同侧面赞叹鹦鹉作为“西域之灵鸟”之超凡脱俗^[2]611,写其靓容丽姿、聪明辩慧和情趣高洁。以鹦鹉之奇美非凡,暗示自己高远志向和出众才华,以虞人奉命捕捉鹦鹉和鹦鹉被闭以雕笼,流飘万里,影射汉末权贵们压迫才志之士的行径以及他自己辗转流离的苦楚。阮瑀、王粲的《鹦鹉赋》旨意则与祢衡作品不同。阮氏借鹦鹉“穆夷风而弗处,慕圣惠而来徂”歌颂当朝圣明^[2]619;王粲则写入笼鹦鹉之悲哀和孤独:“听乔木之悲风,羨鸣友之相求。”^[2]680其中也包含着对人生的感叹。

二、汉代文学中的外来植物意象

汉代从域外引种了一些植物,这些植物或

果实可以食用,或花叶美丽可供欣赏,或因气味芬芳令人赞叹,因而受到诗人赋家们的特别关注。汉代输入的西域石榴被称为“安石榴”“若榴”等。蔡邕《翠鸟诗》云:“庭隈有若榴,绿叶含丹荣。”^{[8]193}曹植《弃妇篇》云:“石榴植前庭,绿叶摇缥青。丹华灼烈烈,璀璨有光荣。光华晔流离,可以处淑灵。”^{[9]卷一,33}东汉李尤《德阳殿赋》写德阳殿周围之植物:“德阳之北,斯曰濯龙。蒲萄安石,蔓延蒙笼。”^{[6]62卷,第1122}苜蓿随大宛马输入中国,汉代时离宫别馆到处种植苜蓿,在写汉宫的乐府诗中自然写到苜蓿。乐府古辞《杂曲歌辞·蜨蝶行》云:“蜨蝶之遨游东园,奈何卒逢三月养子燕,接我苜蓿间。持之,我入紫深宫中。行缠之,傅樽牖间。雀来燕,燕子见衔哺来,摇头鼓翼,何轩奴轩!”^{[4]卷61,885}这是汉乐府诗中一首带有寓言性质的歌谣,写蜨蝶与燕子在苜蓿丛中相遇,燕子将它带到深宫中。诗人对汉宫景物的描写,具有写实性。

荔枝自交州(今越南境内)传入,并且曾从交趾、九真等地移植中原试种。汉武帝平南越后,在长安上林苑建扶荔宫,移植龙眼、荔枝、橄榄、槟榔、柑橘等南方果树各百株,但未获成功。《三辅黄图》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宫以荔枝得名),以植所得奇草异木。……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少茂,终无华实。”^{[10]卷3《甘泉宫》,196}司马相如《上林赋》写上林苑中植物有“樱桃蒲陶”“荅遯荔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1]卷117,《司马相如列传》,3025-3028}。东汉王逸的《荔枝赋》先写四方向洛阳汉庭入贡方物,谓荔枝乃南方所贡。接着写荔枝树之美和果实之甘甜:“乃睹荔支之树,其形也,暖若朝云之兴,森如横天之簪,湛若大厦之容,郁如峻岳之势。条干纷错,绿叶臻臻。角卯兴而灵华敷,大火中而朱实繁。灼灼若朝霞之映日,离离如繁星之着天。皮似丹罽,肤若明珰。润侔和璧,奇喻五黄。仰叹丽表,俯尝佳味。口含甘液,心受芳气。兼五滋而无常主,不知百和之所出。卓绝类而无俦,超众果而独贵。”^{[2]517}

胡栗树从远方移植,蔡邕《伤胡栗赋》云:“树遐方之嘉木兮,于灵宇之前庭。”栗作为壳斗科栗属植物,汉地旧有,在古代文献中最早见于

《诗经》。但这里冠名“胡”字,又说“遐方之嘉木”,应来自异域或边地的新品种。诗人托物言志,伤胡栗树,其实是自伤。在诗人的笔下,胡栗树不仅有丰茂艳美的外形,而且有坚韧高洁的品格,正因为如此,它遭到嫉妒而招致祸患:“何根茎之丰美兮,将蕃炽以悠长。适祸贼之灾人兮,嗟夭折以摧伤。”^{[2]584}周围的环境最终使它夭折。

迷迭香是一种具有清香气息的香花,在暖风中和太阳下都会释放香气。原产于北非、南亚、西亚,至迟汉末时已经移植中国。《魏略》曰:“大秦出迷迭。”《广志》曰:“迷迭出西海中。”^{[11]卷36,1163}汉乐府诗罗列行胡带来的外国物产云:“行胡从何方?列国持何来?氍毹毼毼五木香,迷迭艾纳及都梁。”^{[4]卷77,1088}曹丕《迷迭赋序》云:“余种迷迭于庭之中,嘉其扬条吐香,馥有令芳,乃为之赋。”赋中称迷迭“越万里而来征”^{[12]1074}。曹植《迷迭香赋》云:“播西都之丽草兮,应青春而凝晖。”“芳莫秋之幽兰兮,丽昆仑之芝英。”^{[9]卷1,139-140}王粲《迷迭赋》云:“惟遐方之珍草兮,产昆仑之极幽。受中和之正气兮,承阴阳之灵休。扬丰馨于西裔兮,布和种于中州。去原野之侧陋兮,植高宇之外庭。布萋萋之茂叶兮,挺苒苒之柔茎。色光润而采发兮,以孔翠之扬精。”^{[6]卷81,1395}都强调其来自远方异域。陈琳、应玚等皆有同题之作,都热情洋溢地赞美迷迭香的枝干花叶之美及其芳香之酷烈。

郁金香原产伊朗和土耳其高山地带,适应冬季湿冷和夏季干热的环境。东汉朱穆《郁金香赋》热情洋溢地赞叹其华美芳香:“作椒芳之珍玩,超众葩之独灵。”^{[6]卷81,1394}西晋傅玄《郁金香赋》则把郁金香与外来的苏合香相比:“气芳馥而含芳,凌苏合之珠(当作殊)珍。”^{[6]卷81,1394}暗示郁金香也是来自域外的殊珍。西晋左芬《郁金香颂》则明言从域外传入:“伊此奇草,名曰郁金,越自殊域,厥珍来寻,芬香酷烈,悦目欣心。明德惟馨,淑人是钦。窈窕妃媛,服之璃衿。永垂名实,旷世勿沉。”^{[6]卷81,1394}她说郁金香“越自殊域”,就是说它来自域外。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屈原的时代已经形成借香花草象征君子品格的比兴寄托传统。来自域外的香花佳木,为这种比兴寄托提供了新的喻体。

三、汉代文学中的外来香料

汉代域外香料输入中国,有的经商贾贩运,有的经异国入贡。故汉代乐府诗写行胡持来之列国产品有“五木香,迷迭、艾纳及都梁”。樗蒲游戏所用骰子有五枚,称为“五木”。这里说樗蒲骰子用香木制成。香料常用于女性室内陈设和佩饰熏染,故被诗人咏及。汉乐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写刘兰芝室内装饰:“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13]卷一,45}秦嘉任陇西郡上计掾,因公出差赴京师洛阳,接妻子回家。妻子在娘家因病未还,回信表达歉意。秦嘉《重报妻书》罗列赠妻之物及其用途,其中有“好香”四种。其《赠妇诗》云:“芳香去垢秽,素琴有清声。”^{[13]卷一,31}秦嘉是陇西人,诗书中提到赠妻之香可能来自西域。

在外来的香料中,胡椒是最著名和最常用的。椒泥用于涂屋壁,取其温暖和芳香,但这只能在皇室和贵族之家才能享用,因此出现“椒房”之称,本来凡用椒泥涂壁,皆可称为椒房,后来指后宫嫔妃居处,又用于皇后嫔妃的专称。椒本来包括辣椒、胡椒和花椒。辣椒是草本植物,果实可做菜或调味品。胡椒是藤本植物,果实可做调味品或药用。花椒是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果实种子,可供药用或调味。其果实简称“椒”,如椒盐、椒酒、椒桂(喻贤人)。胡椒未输入之前,所谓“椒”通常指花椒。楚辞《九歌·东皇太一》:“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14]56}椒浆即椒酒,用椒浸制而成的酒。因酒又名浆,故称椒酒为椒浆,这种加入香料的酒古代多用以祭神。汉乐府诗《郊祀歌·五神》云:“五神相,包四邻,土地广,扬浮云。挖嘉坛,椒兰房(一作芳)。”^{[8]153}《赤蛟》中写到以椒浆祭神:“勺椒浆,灵已醉,灵既享,赐吉祥。”^{[8]154}胡椒输入中国以后,以胡椒为原料的东西有时也简称椒,花椒与胡椒同为香料,性能功用相近,诗文中两者不易区分。汉代以前无“椒房”之称,汉代才出现这个词,可能与胡椒输入有关,这里的椒可能包括花椒和胡椒。班固《西都赋》写长安汉宫:“后宫则有掖庭椒房。”^{[3]卷一,5}曹操假为献帝策收捕伏皇后,说她“自处椒房,二纪于

兹”^{[7]卷10下《献帝伏皇后纪》,453}。

香常用作熏燃,增加室内或服饰香味。司马相如《美人赋》写自己赴梁国“途出郑卫,道由桑中,朝发溱洧,暮宿上宫”,上宫美人之室“芳香芬烈,黻帐高张”;“寝具既设,服玩珍奇;金钿熏香,黻帐低垂”^{[2]97}。与熏香有关,汉代出现了香炉。香与香炉都进入诗人的赋咏。乐府古辞《古歌》写富贵之家宴客:“主人前进酒,弹瑟为清商。投壶对弹棋,博奕并复行。朱火扬烟雾,博山吐微香。”^{[8]289}博山,即香炉。博山炉又叫博山香炉、博山香熏、博山熏炉,是汉晋时期民间常见的焚香器具。

四、汉代文学中的外来珠宝

海外珠宝输入中国,常用来装饰器物 and 屋宇,或作为贵重礼物馈赠。张衡《西都赋》写西汉宫殿布满异域珠宝:“翡翠火齐,络以美玉。流悬黎之夜光,缀随珠以为烛。金户玉阶,彤庭辉辉。珊瑚琳碧,璊珉磷彬,珍物罗生,焕若昆仑。”^{[2]414}汉乐府民歌《陌上桑》写美女罗敷:“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4]卷28,411}汉代古诗《古绝句》写男女互通情款:“何用通音信,莲花玳瑁簪。”^{[13]卷10,469}《有所思》描写向心爱的人表达爱情:“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4]卷16,230}珍珠、玳瑁都是域外输入的珠宝,以此珍贵的礼物相赠,以表示爱之深。东汉杜笃《京师长上已篇》残句写洛阳贵族妇女装饰:“妃戴翡翠珥明珠。”^{[15]2卷135《服饰部》,389}曹丕《大墙上蒿行》写佩剑:“驳犀标首,玉琢中央。”^{[4]卷39,569}以双珠玳瑁簪相赠,或服饰翡翠明珠,犀角装饰剑柄,都是上层贵族之家。

珠宝是贵重物品,本是贵族之家才能享用,但在文学中有时被用来夸张或渲染人品之高贵。例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写刘兰芝“头上玳瑁光”“耳著明月珰”^{[13]卷1,46}。写她的坐具:“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13]卷1,51}从诗中来看,刘兰芝的母家和夫家都是普通家庭,这样的描写是用来衬托主人公的自尊和高尚,是民间文学中的夸张手法。曹植《美女篇》写采桑女:“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9]卷3,384}—

位采桑的女子未必如此盛饰装扮,诗人是在借美女不嫁以自况,抒写怀才不遇之感。用装饰之美映衬和渲染美女之美,暗寓个人才华之高。

汉代人用珠宝装饰器物,用犀角装饰剑首、枕头,用象牙装饰食器、乐器,用玳瑁装饰席子,这些在诗中都有反映。《古乐府诗》:“请说剑,骏犀标首,玉琢中央,六一所善,王者所杖。带以上车,如燕飞扬。”^[15]2卷122《武功部》,271 古乐府诗句有云:“琉璃琥珀象牙盘。”^[16]第7册,700 曹丕《孟津诗》写宴会:“羽爵浮象樽,珍膳盈豆区。”^[8]400 显然都是在歌咏贵族生活。在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汉之离宫别馆内“玫瑰碧琳,珊瑚丛生”^[1]卷117《司马相如列传》,3026。其《美人赋》写美人之陈设:“裯褥重陈,角枕横施。”^[6]卷18《人部》,331 刘桢《清虚赋》云:“布玳瑁之席。”^[2]719 玳瑁花纹美丽,因此被用来形容建筑之美,司马相如《长门赋》写佳人所居:“致错石之瓠壁兮,象玳瑁之文章。”^[3]卷16,212 王褒《洞箫赋》写洞箫之珍贵:“般匠施巧,夔妃准法,带以象牙,搢其会合。”^[3]卷17,229 刘向曾作《麒麟角杖赋》^①。世上本无所谓麒麟,也无所谓麒麟角杖,这是由犀角装饰的手杖产生的联想。扬雄《甘泉赋》写甘泉宫“壁马犀之麟瑞”。颜师古注云:“马犀者,马脑及犀牛角也。以此两种饰殿之壁。”^[5]卷87上《扬雄传》上,3526,3527“马脑”即玛瑙。

珠宝是奢侈品,“贱珠宝”是帝王主张勤俭的美德。扬雄《长杨赋》赞美汉文帝躬服节俭:“后宫贱瑇瑁而疏珠玕,却翡翠之饰,除彫篆之巧。”^[5]卷87下《扬雄传》下,3560 班固《西都赋》写汉宫“翡翠火齐,流耀含英”“珊瑚碧树,周阿而生”^[2]314。汉人认为追求珠宝是奢侈的表现,提倡和赞美节俭时则称颂“贱珠玉”的美德。张衡《东京赋》在称颂东汉之盛世之后,赞美汉帝尚贤节俭:“贱犀象,简珠玉,藏金于山,抵璧于谷。翡翠不裂,玳瑁不簇。所贵惟贤,所宝惟谷。民去末而反本,感怀忠而抱悫。于斯之时,海内同悦。”^[2]445

车渠是生活于深海珊瑚间的一种双壳贝类,其贝壳可作佛珠及装饰宝石。汉末曹操曾获车渠,并用以制碗。有佚名《古车渠碗赋》序云:“车渠玉属,多纤维罅文。出于西国,其俗宝之,小以系颈,大以为器。”^[16]第8册,221 面对域外输入之奇珍异物,文人们喜欢进行集体赋咏。曹丕、曹植、应玚、王粲、徐干、陈琳等皆有《车渠碗

赋》以讽咏,曹丕赋极言车渠碗之美,曹植则借咏车渠碗颂扬曹操的功德。陈琳的赋只流传残句:“玉爵不挥,欲厥珍兮;岂若陶梓,为用便兮。”^②一方面肯定车渠碗的宝贵,一方面似乎说这样贵重的器皿还不如普通的碗更便于使用。应玚赋云:“惟兹碗之珍玮,诞灵岳而奇生。扇不周之芳烈,浸琼露以润形。”^[6]卷73《杂器物部》,1262 意谓车渠产于神山不周之山,从而说明车渠碗的珍贵,也说明它来自异域。徐干赋写车渠碗的美观可爱:“圜德应规,巽从易安。大小得宜,客如可观。盛彼清醴,承以瑀盘。因欢接口,媚于君颜。”^[6]卷73《杂器物部》,1262 王粲赋咏物写人,用车渠碗隐喻君子之美德^[2]675。三国时人王沈著有《车渠觥赋》,有云:“温若腾螭之升天,曜似游鸿之远臻。”^[16]第8册,221 觥是古代一种盛酒用的礼器,流行于商朝晚期和西周早期,外来的车渠成为制作觥的新材料。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时,曾以玛瑙装饰马勒,其《玛瑙勒赋并序》云:“玛瑙,玉属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或以系颈,或以饰勒。余有斯勒,美而赋之。命陈琳、王粲并作。”其赋云:

有奇章之珍物,寄中山之崇冈。禀金德之灵施,含白虎之华章。扇朔方之玄气,喜南离之焱阳。歛中区之黄采,曜东夏之纯苍。苞五色之明丽,配皎日之流光。命夫良工,是剖是镌。追形逐好,从宜索便。乃加砥砺,刻方为圆。沈光内照,浮景外鲜。繁文缛藻,交采接连。奇章□□,的(根)乐其间。嘉镂锡之盛美,感戎马之首饰。图兹物之攸宜,信君子之所服。尔乃藉彼朱藁,华勒用成。骈居列众寺,焕若罗星。^[12]1074-1075

陈琳《玛瑙勒赋》并序借马以赞颂曹丕:“制为宝勒,以御君子。”^[2]705 王粲《玛瑙勒赋》则称其为众宝之最:“总众材而课美兮,信莫臧於玛瑙。”^[2]674 可见外来的器物产品引起当时作者的极大兴趣。

五、汉代文学中的外来艺术

艺术交流是丝路文化的重要内容,随着中外交流的开展,各种域外艺术传入中国,外来艺

术也在汉代诗赋中得到表现。例如音乐艺术,周边四夷和域外乐舞在汉廷的演奏,是皇威远达德化四被的象征。刘向《五经通义》曰:“舞四夷之乐,明德泽广被四表也。”^[6]卷41《乐部》,737-738 异域音乐进入文学家的艺术描写中。司马相如《上林赋》中写汉武帝时的乐舞:“俳优侏儒,狄鞮之倡。”李善《文选》注引郭璞曰:“狄鞮,西戎乐名也。”^[3]卷8,111 “倡”泛指中国古代表演歌舞杂戏的艺人。班固《东都赋》写汉廷举行盛大典礼,接待夷王来朝,其中有四夷乐舞表演:

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尔乃盛礼兴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陈百寮而赞群后,究皇仪而展帝容。于是庭实千品,旨酒万钟,列金罍,班玉觞,嘉珍御,太牢飧。尔乃食举《雍》彻,太师奏乐,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铿锵,管弦烨煜。抗五声,极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备,太古毕。四夷间奏,德广所及,伶侏兜离,罔不具集。万乐备,百礼暨,皇欢浹,群臣醉,降烟力,调元气,然后撞钟告罢,百寮遂退。^[3]卷1,第13-14

其中“四夷间奏”中的“伶侏兜离”即域外乐舞。《白虎通德论·礼乐篇》云:“典四夷之乐,明德广及之也。故南夷之乐曰兜,西夷之乐曰禁,北夷之乐曰昧(侏),东夷之乐曰离。”“谁制夷狄之乐,以为先圣王也。先王推行道德,和调阴阳,覆被夷狄,故夷狄安乐,来朝中国,于是作乐乐之。”^[17]《白虎通德论》卷上,155 汉代杂技乐舞中也不少域外因素。张衡《西京赋》写西汉都城长安平乐观天子游赏时的杂技表演:

既定且宁,焉知倾阹?大驾幸乎平乐,张甲乙而袭翠被。攒珍宝之玩好,纷瑰丽以侈靡。临迴望之广场,程角觝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撞。冲狭燕濯,胸突铍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巨兽百寻,是为蔓延。神山崔巍,欻从背见。熊虎升而挈攫之,猿狖超而高援。怪兽陆梁,大雀踔踔。白象行孕,垂鼻磷困。海鳞变而成龙,状婉婉以显显。舍利牙牙,化为仙车,骊驾四鹿,芝盖九葩。蟾蜍与龟,水人弄蛇。奇幻倏忽,易貌分形(一作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

渭通泾。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灰白虎,卒不能救。挟邪作蛊,于是不售。尔乃建戏车,树修旂。偃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絙,譬陨绝而复联。百马同轡,骋足并驰。撞末之技,态不可弥。弯弓射乎西羌,又顾发乎鲜卑。^[2]419-420

李尤《平乐观赋》写东汉都城洛阳的平乐观游戏也充满异域内容:

尔乃大和隆平,万国肃清。殊方重译,绝域造庭。四表交会,抱珍远并。杂遝归谊,集于春正。玩屈奇之神怪,显逸才之捷武。百僚于时,各命所主。方曲既设,秘戏连叙。逍遥俯仰,节以鞀鼓。戏车高撞,驰骋百马。连翩九仞,离合上下。或以驰骋,覆车颠倒。乌获扛鼎,千钧若羽。吞刀吐火,燕跃鸟峙。陵高履索,踊跃旋舞。飞丸跳剑,沸渭回扰。巴渝隈一,逾肩相受。有仙驾雀,其形蚺虬。骑驴驰射,狐兔惊走。侏儒巨人,戏谑为耦。禽鹿六骏,白象朱首。鱼龙曼延,崑崙山阜。龟螭蟾蜍,挈琴鼓缶。^[6]卷63,1134 刘梁《七举》有云:“秦俳赵舞,奋袖低仰。跳丸□(弄)剑,腾虚蹈空。”^[2]544

其中乌获扛鼎、都卢寻撞、跳丸、跳剑、大雀和白象的表演、吞刀吐火、偃僮表演、箭射西羌鲜卑,都是来自边疆和域外的杂技和魔术表演。与天子一起观赏表演的人也是“殊方重译,绝域造庭。四表交会,抱珍远并”,一派国际盛会场面。诗人们歌唱汉王朝和抚四夷的功业,也有保守的人对夷狄文化抱拒斥态度。《后汉书·陈禅传》记载:“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明年元会,作之于庭,安帝及群臣共观,大奇之。”陈禅认为这是夷狄之戏,朝廷不宜演出,“帝王之庭,不宜设夷狄之技”^[7]卷51《陈禅传》,1685。陈禅在朝廷受到弹劾,却赢得社会上的赞扬。《华阳国志》记载:“巴郡陈纪山(陈禅),时任司隶校尉,严明正直,西虏献眩,王庭试之,分公卿以为嬉。纪山独不视,京师称之。”不仅京城里赞扬陈禅的正直行为,家乡的人也为他感到自豪,巴人歌唱道:“筑室载直梁,国人以贞真。邪娱不扬目,狂行不动身。奸轨僻乎远,理义协乎民。”^[18]卷1,17 此所谓

“邪娱”即指来自域外的杂技魔术表演。

域外乐器受到中国人喜爱,在汉地乐舞表演中开始采用外来乐器,并加以仿制或改造,或为域外乐器乐曲谱写曲词。箜篌源出波斯,汉代传入中国,并且迅速普及,《古乐府歌诗》云:“集会高堂上,长弹箜篌。”^{[15]2卷110《乐部》,197}汉乐府民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写刘兰芝自述身世:“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13]卷1,43}箜篌经中国传到朝鲜,汉乐府《相和歌辞》中之《相和曲·箜篌引》与这种乐器有关。《箜篌引》又题曰《公无渡河》:

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也。高晨起刺船而濯,有一白首狂夫披发提壶,乱河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无渡河》之曲,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霍里子高还,以其声语其妻丽玉,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闻者莫不堕泪饮泣焉。丽玉以其曲传邻女丽容,名之曰《箜篌引》。

《箜篌引》歌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汉代“又有《箜篌谣》,不详所起”^{[4]卷26,377}。后世诗人以《箜篌引》或《公无渡河》为题赋诗者甚多。中原地区本有笛,汉代中原传入羌笛,羌笛可能与印度乐器有关,汉地人称为胡笛、羌笛与汉地笛相区别。《后汉书·五行志一》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7]志第13《五行志一》,3272}羌笛双管,故马融《笛赋》云:“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吟水中不见已,截竹吹之声相似。”^{[2]498}羌笛原为四孔,为短笛,经汉代音乐家京房改造成为五孔,以符合五音观念^{[19]卷138《乐》,1226}。故又有长笛、短笛之分。在汉代的乐舞表演中,长笛、短笛被同时应用于演奏,汉乐府古辞《前缓声歌》云:“长笛续短笛,欲令皇帝陛下三千岁。”^{[4]卷65,377}《古歌》云:“长笛续短笛,愿陛下保寿无极。”^{[15]卷111《乐部》,204}胡笛是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的哨子,其音悲切,故汉代古诗有云:“啼呼哭泣,如吹胡笛。”^{[8]344}汉末蔡文姬《胡笳十八拍》更是咏胡笛名篇,众所周知。

汉代流行神仙传说,在人们的想象中神仙的生活不同于凡人。域外输入的物品与汉地产品不同,珍贵而稀奇,因而在文学作品中被文学

家想象成为神仙们生活的用具。汉乐府古辞《陇西行》便借用来表示神仙生活与凡世不同:

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道隅。凤皇鸣啾啾,一母将九雏。顾视世间人,为乐甚独殊。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不。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13]卷1,12}

这首诗写天上仙境之乐。氍毹是来自西域国家的羊毛或兽毛制品,是贵重物品,诗人想象神仙之家地铺氍毹,邀请客人席地而坐,举行酒宴。被列入汉乐府《舞曲歌辞》的淮南小山《淮南王》诗写淮南王得道升仙后的生活:“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楼与天连。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绠汲寒浆。”^{[4]卷54,792}金银器是域外物品,诗人想象这种贵重的器物乃神仙奢侈生活所用。天上仙境实则地上人间贵族生活写照。

六、汉代文学中的胡风与胡人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外往来交流频繁。汉地人进入域外,异域风俗文化自然进入其视野和歌咏中。汉乐府《杂曲歌辞·古歌》写一位流落异乡人的漂泊生活:“胡地多飏风,树木何修修!”^{[8]289}汉与匈奴的长期斗争造成双方的仇恨心理,乐府古辞《古胡无人行》云:“望胡地,何险侧?断胡头,脯胡臆!”^{[8]290}乌孙公主远嫁西域,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思念家乡,忧伤无限,乌孙人的生活习惯尚进入她的歌咏。《乌孙公主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域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5]卷66下《西域传下》,3903}匈奴妇女喜涂胭脂,据佚名作者《西河旧事》记载,霍去病击匈奴,夺取河西走廊。匈奴失去祁连、焉支二山,忧伤地歌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4]卷84,1186}汉末蔡琰流落匈奴,她的《悲愤诗》两首描写了她在匈奴的见闻,五言一首云:“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7]卷84《董祀妻传》,2801}骚体一首云:

惟彼方兮少阳精，阴气凝兮雪夏零。
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人似
禽兮食臭腥，言兜离兮状窃停。岁聿暮兮
时迈征，夜悠长兮禁门扃。不能寐兮起屏
营，登胡殿兮临广庭。玄云合兮翳月星，北
风厉兮肃冷冷。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
兮声嚶嚶。乐人兴兮弹琴箏，音相和兮悲
且清。^[7]卷84《董祀妻传》，2802

这些描写都充满异域之感。她的长篇骚体诗《胡笳十八拍》更对匈奴之地的“殊俗”进行了淋漓尽致地铺写，表达了内心强烈的凄苦。写胡地自然环境：“云山万里兮归路遐，疾风千里兮扬尘沙”“日暮风悲兮边声四起”“原野萧条兮烽戍万里”“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写匈奴“人多暴猛兮如虺蛇，控弦被甲兮为骄奢”“鞞鼓喧兮从夜达明，明风浩浩兮暗塞营”。写北方游牧民族习俗：“毡裘为裳兮骨肉震惊，羯膻为味兮枉遏我情”“俗贱老弱兮少壮为美，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垒。牛羊满野兮聚如蜂蚁，草尽水竭兮羊马皆徙”^[8]201-203。这种“胡与汉兮异域殊风”构成蔡琰身陷匈奴和归汉时内心的痛苦。

汉武帝以后，经西北丝路和海上交通入华的域外人日益增多，东汉时人员往来更加频繁：“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7]卷85《东夷列传》，2810这反映了中原与周边域外各民族间的交往关系。在这种交往中，大量域外胡人入华，他们有的奉使，有的经商，有的成为汉人的奴仆，有的从事各种伎艺，不仅为中原人民喜爱，为汉廷王侯贵族欣赏，他们异于汉人的形象也引起好奇，甚至嘲弄。汉代各种造型艺术中有不少胡人形象，而在语言艺术中也可见到对胡人形象的描写。这种形象出现在东汉后期北方作家的诗赋中。扬雄《羽猎赋》写汉朝恩威并施，文武兼用：“于兹乎鸿生巨儒，俄轩冕，杂衣裳，修唐典，匡雅颂，揖让于前。昭光振耀，响忽如神，仁声惠于北狄，武义动于南邻，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长，移珍来享，抗手称臣。”^[5]卷87上《扬雄传》上，3552辛延年《羽林郎》诗写一位胡姬拒绝无赖调戏的故事：“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13]卷1，第24-25“酒家

胡”即当垆卖酒的胡人妇女。这首诗告诉我们，汉代有大量的胡人女性在中原从事各种工作，尤其是从事商业性、娱乐性生计。胡姬的穿戴服饰也颇具异域色彩，“大秦珠”即来自罗马的珍珠。酒店的器具“金盘”，调笑酒家胡的霍家奴坐骑披挂的“银鞍”之类金银器也来自域外。诗中的“霍家”即西汉大将军霍光之家，但在这里并不必坐实理解，只是权贵豪家的代称而已。

汉赋有专门描写胡人形象的作品。《汉书·艺文志》杂赋列“杂四夷及兵赋二十篇”。杂四夷赋可能就是这类歌咏或嘲弄胡人的作品。西汉焦延寿卜筮书《易林·噬嗑》之《萃》卜辞云：“乌孙氏女，深目黑丑，嗜欲不同，过时无偶。”^[20]997可见当时嘲笑胡女胡人的作品不少，所以焦氏才把它写进占卜辞中，形容错过时机将有不利后果。又如蔡邕《短人赋》：

侏儒短人，僬僬之后。出自外域，戎狄别种。去俗归义，慕化企踵。遂在中国，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则象父。唯有晏子，在齐辨勇。匡景拒崔，加刃不恐。其余赧公，劣厥倭窳。画喷怒语，与人相距。蒙昧嗜酒，喜索罚举。醉则扬声，骂詈咨口。众人恐忌，难与并侣。是以陈赋，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诚如所语。其词曰：雄荆鸡兮鹳鹑鹑，鹑鸡雏兮鹳鹑雌。冠戴胜兮啄木儿，观短人兮形若斯，蜚地蝗兮芦唧蛆。茧中蛹兮蚕蠕蠕，视短人兮形若斯。木门阉兮梁上柱，弊凿头兮断柯斧。鞞鞞鼓兮补履獾，脱椎杓兮捣薤杵。视短人兮形如许。^[21]卷19，463

“短人”即来自域外的侏儒。汉末繁钦《明口赋》残存14字，据其内容亦写胡人形象：“唇实范绿，眼惟双穴。虽蜂膺眉鬢，梓……”^[15]2卷158《地部》，587繁钦另有《三胡赋》写莎车人、康居人和罽宾人：“莎车之胡，黄目深精，员耳狭颐。康居之胡，焦头折颞，高辅陷无，眼无黑眸，颊无馀肉。罽宾之胡，面象炙猬，顶如持囊，隈目赤眦，洞颊仰鼻……额似鼯皮，色象委橘。”^[2]642这三个国家都是西域古国，处于丝绸之路要道，张骞出使西域后与汉朝来往频繁。他们的商贾和使节来到中原地区，汉地人得以见到他们的形象，所以引起繁钦的吟咏。汉唐之间大量胡人入华，他们的形象和言行受到汉地人们的好奇、挖苦和嘲

笑。蔡邕和繁钦的赋透露出这种风气,可以与大量胡人俑的出现相印证。胡人形象还被雕刻到建筑物上,王褒《鲁灵光殿赋》写建筑师把胡人与飞禽走兽、神仙玉女一起雕刻在灵光殿上,并对胡人形象进行了生动的状写:

绿房紫葍,窠咤垂珠,云棠藻梲,龙桶雕镂。飞禽走兽,因木生姿。奔虎攫拏以梁倚,伫奋壘而轩髻。蛟龙腾骧以蜿蜒,颌若动而躩踞。朱鸟舒翼以峙衡,腾蛇蟠虬而绕榱。白鹿孖檮杌,蟠噉宛转而承楣。狡兔踞伏于柎侧,猿猱攀椽而相追。玄熊冉炎以断断,却负载而蹲踞。齐首目以瞪眄,徒徒而狝狝,胡人遥集于上楹,俨雅跼而相对。伫欺猊以雕穴,幽赳赳而睽睽。状若悲愁于危处,懔懔蹙而含悴。神仙岳岳于栋间。玉女窥窗而下视。忽眇眇以响像,若鬼神之仿佛。^{[2]528}

从把胡人与禽兽神仙同样作为艺术表现的对象来看,汉人是把胡人当作另类人看待的。

结 语

汉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第一个高潮时期,在这种交流中汉代获得不少外来文明成果,但究竟获得哪些成果,历史文献中缺乏详细的记载,而文学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这些材料对于我们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价值。汉代学者认为,大量域外珠宝输入中国,是汉王朝开疆拓土的结果,也是中外交流的成果。杜笃《论都赋》云:

孝武因其余财府帑之蓄,始有钩深图远之意。探冒顿之罪,校平城之讎,遂命票骑,勤任卫青,勇惟鹰扬,军如流星,深入匈奴,割裂王庭,席卷漠北,叩勒祁连,横分单于,屠裂百蛮。烧罽帐,系阏氏,燔康居,灰珍奇,椎鸣镝,钉鹿蠡,驰坑岸,获昆弥,虏倭僂,驱騾驴,馭宛马,鞭馱馱。拓地万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据守敦煌。并域属国,一郡领方。立侯隅北,建护西羌。捶驱氐、獋,寥狼邛苻。东撵乌桓,蹂躏濊貊。南羁钩町,水剑强越。残夷文身,海波沫血。郡县日南,漂概朱崖。部尉东南,兼有

黄支。连缓耳,琐雕题,摧天督,牵象犀,椎蚌蛤,碎琉璃,甲玳瑁,戕觜觿。于是同穴裘褐之域,共川鼻饮之国,莫不袒跣稽顙,失气虜伏。非夫大汉之盛,世藉靡土之饶,得御外理内之术,孰能致功若斯!^{[2]267}

在作者看来,那些奇禽异兽和珍奇珠宝之所以为汉所有,是汉武帝时代军事斗争的战果,是汉代内外政策的辉煌胜利,四夷入贡是域外文明输入的主要途径。在作家笔下,东汉更超过西汉,域外珍奇输入中国更多,班固《西都赋》写长安西郊之上林苑:“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神池灵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三万里。”^{[2]313}而东汉更盛于汉武,其《东都赋》云:“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亘不陆龙水慄,奔走而来宾。遂绥哀牢,开永昌,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接百蛮。”^{[2]330}李尤《函谷关赋》歌颂东汉中兴,“皇汉之休烈”:“会万国之玉帛,徠百蛮之贡琛。”^{[2]376}其《辟雍赋》歌颂东汉文明昌盛:“是以乾坤所周,八极所要,夷戎蛮羌,僭耳哀牢,重译响应,抱珍来朝。南金大路,玉象犀龟。”^{[2]380}张衡《东京赋》写东汉盛世:“孟春元日,群后旁戾,百僚师师,于斯胥洎。藩国奉聘,要荒来质。具惟帝臣,献琛南贄。当覲乎殿下者,盖数万以二。”^{[2]441}在对外关系方面,“惠风广被,泽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守乐浪,重舌之人九译,金稽首而来王”^{[2]445}。这分明是两汉时代皇威远被四夷入贡的热情颂歌。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大量域外器物产品输入中国,大量域外人物入华,其新奇形象特异功用引起文学家的赞叹和吟咏,这只是外来文明浸入中国文学领域的开端。这时,中国作家还没有遇到一个足以与自己文学水平相颉颃的对手,因此在文学作品的体裁形式、主题思想、艺术风格、表现艺术等方面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传统,沿着自身演变的规律发展。只有到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并日益兴盛,才为中国人带来了新的文化形态。高度发达的佛典文学给中国文学发展以强烈刺激,促使中国文学在各方面发生重要变化。域外文明对汉

代文学的影响是浅表的。随着中外交通和交流的深入开展,中国古代文学在题材、体裁、形式、主题、艺术风格等方面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复杂。中国文学的演进,与外来文明的影响同步前进,把中国文学的发展放在世界文学发展的视野里加以审视,文学的流变及其动因才能更清晰地呈现。

注释

①参见(唐)虞世南:《北堂书钞》(2)卷133《服饰部》第370页,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②费振刚等辑校《全汉赋》校记:“出处失记。”第708页。按:此残句见于《康熙字典》之《子集中·人字部》“便”字条,未见更早出处。

参考文献

- [1]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费振纲等辑校.全汉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 [3]萧统编.文选[M].上海:上海书店,1988.
- [4]郭茂倩编.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6]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7]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8]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

书局,1983.

- [9]曹植撰,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10]佚名撰,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
- [11]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12]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 [13]徐陵编,吴兆宜注.玉台新咏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4]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5]虞世南.北堂书钞[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
- [16]太平御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17]班固.汉魏丛书[M].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景印本).
- [18]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9]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景印本).
- [20]焦延寿.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512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景印本).
- [21]徐坚等编.初学记:卷19[M].北京:中华书局,1962.

The Writing of Foreign Civilization in the Literature of Han Dynasty

Shi Yuntao

Abstract: More and more elements of foreign civilization were integrated into the social life of Han Dynasty, and the new achievements of foreign civilization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The animals, plants, utensils, spices, jewelry, arts and the Hu people that came into China through the Silk Road were all described and reflected in the poems and Fu of Han Dynasty. Literary works provide rich materials that present the achievements of foreign civilization in Han Dynasty, which are of great value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Foreign articles in literary works of Han Dynasty were often endowed with new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emotional factors, and the scholars' praises and chanting for the new images of foreign civilization was just the beginning of the infiltration of foreign civilization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Chinese literature was more and more influenced by foreign civilization in contents and form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developed and flourished on the basis of absorbing the achievements of foreig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Han Dynasty; the Silk Roa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foreign civilization; literary writing

[责任编辑/李 齐]